

中南群衆文藝叢書

金雞垸

章明 王質玉作

中南人民出版社





定價(甲1) 2,100元。

中南羣衆文藝叢書

金雞垵

章明 王質玉 作

中南人民出版社



書號：(中)0638

金雞垸

作 者 章 明 王 質 玉

出版者 中南人民出版社
(漢口黃興路21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

印刷者 漢口印刷公司
(漢口黃陂路8號)

1—3,000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初版

定價(甲1)2,100元

「中南羣衆文藝叢書」編輯例言

一 「中南羣衆文藝叢書」的編輯與出版，是想爲工農兵羣衆及其幹部中所成長起的新作家和長江文藝通訊員，在編輯與出版方面作一些工作；爲廣大讀者供應一部份新的文藝讀物；爲工廠、農村、部隊裏的羣衆文藝活動供應一些演唱材料。

二 隨着農村土地改革、城市經濟建設等革命運動轟轟烈烈的進行，中南區社會面貌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廣大勞動人民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已有了顯著的提高。由於毛主席文藝思想的指導，文藝武器已開始被工農兵羣衆所掌握，他們迫切要求用文藝的形式來表現自己所經

三

歷的各方面的鬥爭與生活。工農兵的創作是大量產生着。這是我們人民的文藝運動的泉源和新的血液。『中南羣衆文藝叢書』主要的力量是來爲由工農兵羣衆及其幹部中所產生的新作家服務。編選他們的優秀作品出版，以達到對開展中南區工農兵羣衆創作運動能起一些示範作用和推動作用。

在執行『普及第一』、『生根第一』的正確方針下進行編輯工作的『長江文藝』，以最大的力量用在了組織與培養『長江文藝通訊員』上。這樣使得工農兵羣衆及其幹部中，許多文藝青年和初學寫作者的天才，得到自由而蓬勃的發展，現在『長江文藝』已有將近一千多通訊員，他們以戰鬥的姿態，掌握着文藝武器，分佈在中南區各地工廠、農村、部隊、機關、學校，由於他們的努力，加之親身參加了人民羣衆的各種鬥爭，熟悉和經歷了人民羣衆中的現實生活與鬥爭，所以常能選擇一些新鮮、活潑、生動與當前政治任務結合較緊的主題來進行創作，在他們的

四

作品裏，普遍充滿着健康、豪壯、新的情感和氣魄，給人一種強烈清新和鮮艷的感覺。這一批『長江文藝通訊員』中所蘊藏的藝術創作力量，是值得我們加倍注意的，這是我們中南區新的人民文藝隊伍的一部份優秀的後備軍——未來的主力。『中南羣衆文藝叢書』願意盡自己一些力量，幫助、整理編選一些『長江文藝通訊員』的優秀的作品予以出版。由於中南全區文藝普及工作已經逐漸展開，中南區的羣衆文藝運動，如：文工團（隊）活動，工人文藝，農村文藝，部隊文藝，學校文藝，文藝廣播工作等都有了顯著的開展，並且從各種規模的羣衆文藝活動中產生了大量的羣衆喜聞樂見的各種形式的文藝作品。選擇這中間比較思想性和藝術性完美的羣衆創作；同時也選擇一些專業作家，文工團（隊）所寫的短小、通俗、演唱形式的作品予以出版，以供應文工團（隊）及工廠、農村、部隊、機關、學校業餘劇團演唱的需要。『中南羣衆文藝叢書』是非常希望在這一方面盡一些力量，爲開展中南全區羣衆文藝運

動而服務。

五

『中南羣衆文藝叢書』以作品爲主；包括戲劇、小說、報告、通訊、散文、雜文、詩歌、說書詞、美術作品及其他各種形式的文藝創作；及推動羣衆文藝運動開展，指導創作的理論批評文字。

六

『中南羣衆文藝叢書』歡迎投稿，并希望各地文藝團體、各工廠、農村、部隊的宣敎部門及『長江文藝通訊員』、廣大讀者積極推荐介紹上述各種創作，以便我們編選出版。

目錄

金雞坑·····	章明(一)
匪首歸案記·····	王質玉(三)

金雞垸

章明

一

太白鄉金雞垸的土地改革是結束了，但是農民和地主的鬥爭還沒有結束。

土地改革工作隊是古曆二月初一走的，地主黃天爵就透了第一口大氣，那天農民們排了好長的隊伍，敲着鑼鼓，高舉着大紅錦旗歡送工作隊的時，黃天爵還站在門口看，農民的笑臉上流着眼淚，他也故意裝一副笑樣子，但是等到隊伍在村口轉了彎，他就對着人影子大大的啐了一口：『嗑頭燒香，送瘟神遠走他方！』後來不到幾天，鄉政府和村裏的好幾個幹部又參加了翻身隊，到別處去幫助工作去了，黃天爵又透了第二口大氣，土地改革

鬧了兩個多月，照他自己說：『就像得了一場傷寒症』！如今是脫了一層皮，要復原了。他心裏雖是這樣想，但每天還是照樣的檢糞、種菜、挑水，在人前裝得規規矩矩老老實實，見了翻身農民就點頭哈腰，還常常找農會主席楊泰新和民兵隊長劉金水獻些慇懃，說幾句好聽的話。

這天吃晚飯的時候，天又下着濛濛細雨，家家煙囪裏的煙散不開，就籠罩在村裏，搞得一片煙霧騰騰，這時候黃天爵屋後的樹林裏突然溜出來一個人，年紀是五十上下，穿一件青布長袍，戴一頂氈帽，滿嘴滿臉毛氈氈的鬍子，也沒有帶雨傘，匆匆幾步就闖進了黃天爵的屋裏。黃天爵正在抽着旱煙想心事，猛然嚇了一跳，仔細一看，原來是黃泥灣開大生草藥店的申大師兄。

這個申大師兄本名申天道，除了賣草藥以外，還善會畫符治病，降馬下神，所以人人叫他『申師傅』，解放以前他起了一個神打會，成天唸咒吞符，說是可以刀槍不入，師兄師弟有七八十個，黃天爵也是拜門入道的一

個。解放以後神打會不敢公開的搞了，明裏就開一個草藥店，暗裏和附近的地主流氓通消息，在黃天爵挨鬥爭的時候，他偷偷地替他出了點主意，天爵很感激他，今天見他來了，真是『喜從天降』，連忙請他到裏面坐，老婆和女兒給他倒茶拿煙，天爵連連嘆氣說：『唉，如今就只有一杯寡茶待客了，大師兄你莫嫌慢待！』

申師傅倒也不介意，呷了幾口茶開口說：『天爵師弟，聽說這次土地改革你吃虧不大？』天爵哭喪着臉說：『還不大，要殺了頭才算大？我田地、存穀、現錢、衣服都搞光了，明磚亮瓦的大屋讓把人家住，我自己來蹲這個豬窠……』申師傅打斷他說：『錯是不錯，比起人家砍頭坐牢總強得多了，我看你也應該跟人家「思想打通」了吧？』天爵的猴腮臉都氣黃了：『大師兄，你還信我不過？再過一千年我也不跟他思想打通！我跟他永世萬代結冤家，有朝一日輪到我來翻身，我要做把你看！』申師傅眯起眼笑了起來：『跟你開兩句玩笑你就當真了，你莫着急，好日子快要來了，台灣方面又來』

了消息……』他放低嗓子說了一陣，天爵臉上又通紅起來，鼻子上流汗，一拍大腿說：『那我們也動起手來，給他來一個裏應外合！』『那還消說，我告訴你，我們的神打會又搞起來了，師兄師弟還有十幾個，今年雨水失調，眼見又要鬧春荒，本鄉幹部又少，這個機會拿錢都買不到！』天爵拍拍胸說：『大師兄，你要我做什麼就說吧，我無不盡力！』申師傅眼睛朝天爵的堂客和女兒一翻，就不說了。天爵說：『她們都不是外人，師兄你說吧！』申師傅還是不說，天爵只好叫她兩個出去燒茶，申師傅才說：『這開頭一件事就用得着你家春秀，她當面聽了不好！』說着就把天爵拉過來，咬耳朵說了幾句，末了說：『事到如今，你也不必怕什麼醜了！』天爵忙說：『不怕，不怕！』

接着兩個人噤噤咕咕談了半天，申師傅說一句，天爵就點一點頭，後來申師傅摸出兩個紙包和一個雞蛋來，說：『破堤的事情，要趁這水大的時候趕緊搞，他災荒越鬧得大，我們越有辦法！還有這包是信石粉，藥死他七八

口子不成問題，雞蛋只要放到那家的雞窩裏就行了！」天爵忙把東西收起來藏到箱子裏。

申師傅站起來說：『還有一件事，上面的經費一時接應不來，你總還有點老底子吧？』天爵說：『有，有，窮鬼這回苦是把我搞苦了，光倒還沒光，不瞞你說，我還有一點子黃貨，兩百塊光洋，可惜光洋埋在大屋的床下如今取不出來了。』說着就走出來對堂客說：『你拿一對戒指出來把我！』堂客說：『好容易瞞了這一點東西下來，你還要把它搞光！』天爵把眼珠一橫說：『你曉得什麼？窮鬼問我要，殺我的頭也不把他，這個花得我心甘情願！』堂客只好拿了一對二錢重的戒指把他。

天爵雙手捧着那黃澄澄的東西對申師傅說：『我們黃貨只剩了一點點了，大師兄，他們分了我的田地屋宇我都不在乎，田地是踢不爛搬不動的，你要作就作吧，國軍春天來，我奪他的青苗，秋天來，我收他的穀子，房子只要他不拆我的不燒我的，我叫他企着進來，躺着出去！就是把我手頭的活

貨弄去賣了吃了，怕將後追不回來！」申師傅說：「那有追不回來的，那時候這邊天下都是你的，要殺就殺，要砍就砍，不怕他們不還！」

天已經全黑了，雨又嘩啦嘩啦的下起來，申師傅借了把雨傘，出了門又溜進那叢漆黑的竹林裏去了，天爵到屋裏把油燈撥亮，點了一筒旱煙，皺起眉頭來打主意……

二

天天下雨呵，天天下雨！

整整有一個月了，從清早到夜晚，從夜晚到清早，整日整夜下個不停，有時是又響雷又打閃的雷暴雨，有時又是迷迷濛濛的牛毛细雨，垵堤上柳樹的葉子都讓水泡得發黃，村裏的幾條路早已踏得稀爛，穀雨節都過去了，按說應該蠻暖和了，可是總還脫不下那件棉襖，斜風細雨打得人心裏透涼！

洞庭湖裏漲了大水，一時湧不出去，就倒灌進沿湖的小港小汊裏來，那

渾濁的黃水捲着樹枝和木片，像一鍋開水一樣滾上滾下，金雞垸的堤壩在反動派統治的時候早已倒光了，虧得去年冬天人民政府出糧出錢，解放軍幫忙，把垸堤修得嶄新，今年一開春就號召大力防汛護堤，在水漲得最大的那些日子，農會主席楊泰新組織了全垸的羣衆上堤，民兵隊長劉金水夜裏冒着麻桿子大雨，整夜的巡邏，有些堤段發生了裂縫、坐崩的現象，都及時搶救下來了，現在大水是退了些，倒堤的危險是減少了，但是垸子裏的漬水排不出去，到處田裏都是一兩尺深的水，秧苗才長起兩三寸，都泡在水裏，眼見就要漚爛了，秧爛了就沒有秧插，水田裏的水放不出去，有秧也插不上，雨還是落個不住，算算日子，立夏就要來了，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這天下午，楊泰新從區上開會回來，打着把雨傘，穿雙草鞋，褲腳擡到大腿上，在爛泥路上越走越有勁，今天開完會以後他心裏很高興，雨點打在傘上滴滴嗒嗒響。他心裏想：不要緊，你下吧，等我把人組織起來，幾天就車乾你！他很佩服區長見識高，有膽量，本來這個排漬護秧的辦法他自己也

想到了的，就是怕行不通，現在區長在會上提出來，要各鄉把排漬護秧當做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而且報告了別的鄉的成功經驗，這一來楊泰新心裏就蠻有把握了。他一面走一面想，不知不覺就進了村，只見村口上有個人戴斗笠披蓑衣，蹲在田邊上，對着田裏的水搖頭嘆氣，走近一看，原來是本村的貧農李財生，他有個大兒子參了軍，是個光榮軍屬。

泰新跟他打了招呼，便問他：『你的秧田怎麼樣了？』財生搖頭說：『沒有搞頭了，秧苗少說也爛了三成，水再放不出去就要爛完！』泰新也蹲下來，財生又說：『楊主席，我李財生活到四十多歲，往年累得肋巴骨根根斷，一家五口一年還要吃半年的草，好容易共產黨來了翻了身分了田，又搭幫毛主席，坑堤也修好了，我爺崽三個滿想今年發狠生他一年產，也過個像人樣的日子看看，那裏曉得又來這一場雨災，積了一冬的糞沖跑了，救命的蠶豆也漚壞了，這春荒夏荒還不說，插不上田就要餓死人！』泰新說：『若是說在往年，那真就要妻離子散餓死人，但是現在共產黨來領導，一個人也